



戴望舒 卞之琳 何其芳 卞之琳 卞之琳

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序

阎 纲

奉献于此的，是一部中篇小说的选集。全书共分五册。一二两册，是外国十九世纪初期以来的作品，三、四、五册，是我国现代和当代的作品，凡二百多万字，卷帙浩繁。书中所辑入者，尽皆中篇名著，不乏上乘之作，置于案头，领略五洲风情，吟咏百家文墨，实乐事也。

为欣赏，也为借鉴，编选这部选集的主要目的，是想予今后我国中篇小说的创作以切实的助力。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继之而来的是文艺的解放。我国小说的发展象决堤的水，一泻千里，锐不可当。一九七八年，短篇小说脱颖而出；一九七九年，中篇小说异军突起；近两年来，落后的长篇小说不甘落后，急起直追，方兴未艾。初步统计，去年的小说创作，数量相当惊人：长篇小说一百多部！中篇小说四百多部！短篇小说不下六千篇！其中，以中篇小说发展最快，实绩最为突出。

中篇小说是伴随着大型文学期刊的纷纷创办兴起来的，它的突如其来，使人们怀疑是一种偶然的現象。其实，中篇的兴起带有显著的时代特色。文学解放之后，广泛的、严重的、相当迫切的生活题材向文学招手，与此同时，广大的、充满解放感的读者也迫不及待地呼唤文学。在中华民族艰难而奋发的前进中，现实矛盾

2075/13

是那样的尖锐，政治斗争是那样的复杂，社会内容是那样的丰富，生活步伐是那样的急促，短篇小说虽然精炼但嫌单薄，长篇小说固然丰厚却难生产，所以，中篇小说应运而生。中篇小说既可讲述较复杂的故事，又可塑造较典型的人物，制作起来费时较少。它不是重武器，也不是轻武器，而是中型武器，适时地顺应了拨乱反正的战斗需要。中篇小说所以能够顺利发展（它不象短篇小说那样走了一段“转换文学”的弯路），是因为它直接借重了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不少中篇的作者就是当时短篇创作活跃的作者。所以，中篇小说气象万千，一鸣惊人。

我国新时期中篇小说的中兴在文学史上是空前的，于文学今后的发展功莫大焉。要是说短篇小说创作的活跃为中篇小说创作的兴起铺平道路的话，那么，中篇小说创作的活跃，思想境界的日渐深化，艺术经营的日趋完美，势必为长篇小说创作水平的提高、以至于出现伟大的史诗创造条件。因此，继续促进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热情扶植中篇小说作者的成长，不能不看成是振兴文艺的有识之见。

编选这本集子，完全是为了我国中篇小说的持续发展。关于中篇小说的选本，近年来出版了一些，品种不多。有的是获奖中篇选，有的是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中篇小说选，有的是年选本，有的是外国中篇小说选，各有千秋，都很需要。我们这个选本，既选外国名著，又选中国现代和建国以来至今的名作，使其各自留下鲜明的足迹，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庶几给读者以历史感，从纵深方面进行比较，取法乎上，以补当前中篇创作之不足。总而言之，编选这本集子，就是为作者们的继承、借鉴和创造提供精品。“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但是，编选难，特别是外国部分，很难。要在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选出不过两本书来，而且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绝无遗珠之憾，这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不管多难，还是选了，选出从俄国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到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共十六部以飧读者。我们尽量选篇幅短的作品，尽量多选一些作家的作品。不论对外国还是对本国，取精用弘，一概如此。有的名篇，或字数过长，或流传（出版）极广，一般只好割爱。

比起外国部分，编选中国现代部分要容易得多。我国的、现代意义上的中篇小说的创作，历史不长，从发表《阿Q正传》的一九二一年到共和国成立，不到三十年，漏选的在所难免，但不会很多。编选建国以来的当代部分，又难了。特别是一九七九年中篇小说勃然兴起之后，佳作纷至沓来，读者美不胜收，挑来选去，颇费斟酌。当然，我们要尊重一九八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委托《文艺报》评选出的十五部优秀中篇小说。但是，这次评奖只评了一九八〇年底以前不到三百部的作品，此后的新作越出越多，一九八一年一年就超过四百部，这部分作品都未及评选；又鉴于获奖的十五部作品版本多，流传广，所以，把它们全部纳入这本选集似无必要。其次，近年来的新作，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群众检验，应时之作不少，剪裁上经营不苦，名副其实的艺术精品还不多见，也给编选工作带来困难。这部分作品的编选工作若有不周，尤其需要读者谅解。

我们远不敢说这部书就是中外百多年壮丽的历史画卷。在编选过程中，我们不但依据历史观点，而且依据美学观点，并顾及作品的风格和艺术的效果。我们首先着眼于是不是真正有影响的艺术品，然后视其内容的好差和思想的深浅。既然入选的作品大多在文学史上深孚众望，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统而观之，就会发现这些作品以鲜明而富有说服力的描写，从各个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所以，说这部选集是“生活大书”撕下的零

星书页缀辑而成的一部新的生活大书，亦未尝不可。

什么是中篇小说？中篇小说起于何时？我们才疏学浅，委实答不上来。我国的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得力于历史传记，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和讲唱，宋元的“说话”，到讲史话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构成一部相当典型的小说发展史。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小说的演变，如由野到文，由粗到细，由短到长，情况恐怕大致相仿。一般说来，在人类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产生在早，散文次之；笔记故事在早，小说次之；短篇幅的小说在早，长篇幅的小说次之。在短篇幅的小说向长篇幅的小说过渡期间，我想，中间篇幅的小说一定会出现，这或许就是“中篇小说”的诞生，不过，它同短篇幅的小说难解难分罢了。譬如唐代传奇，既非“合残丛小语”，又非“粗陈梗概”，标志着我国短篇小说的成熟。我不信那里面没有类似今天中篇小说的东西。孙犁同志说：“中国的白话小说，来源于说讲。当场讲完，则为短篇；连续说讲的，则讲者和听者，都要求越长越好，这样就挤掉了中篇这个形式。”（《关于中篇小说》）宋元话本，就是当场可以讲完的底本，史家通称为短篇小说，但其中也有一些突破了短篇框子的，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近三万字，就结构说来，实际成了中篇小说。中国古代小说没有中篇一说，中篇之名来自国外。中国产的真正中篇小说，是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阿Q正传》是我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中篇创作的最佳范本。

但是外国的中篇小说，概念也不稳定，说法也不尽相同。茨威格一生主攻中篇，世界驰名；莫泊桑一生工于短篇，驰名世界。可是，莫泊桑的《羊脂球》实际上是个中篇。茅盾同志曾说：“……《羊脂球》却有一万多字，但又的确是一个短篇。”（《短篇小说三题》）不是一万多字，而是三万多字，写了十多个人物，短篇已经容纳不下了。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也有类似的情况。在俄国，情况又有不

同。别林斯基说，“中篇小说也就是长篇小说，不过规模小一些罢了”，好象中篇小说接近长篇小说。他把《上尉的女儿》、《塔拉斯·布尔巴》归入中篇；同时，也把《旧式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吵架的故事》等列入中篇，好象中篇又接近短篇小说似的。总之，长、中、短篇，界限不清。在这本选集的编选中，我们也遇到类似的困难，难免有划分不当的地方。

在欧美，都称长篇小说为 Roman，而称其它小说为 Novella，Novel。中篇、短篇，在西欧和美国不加区分，那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一特殊用语；把中篇、短篇加以区分的，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我国现代中篇小说的名称，来自国外，很可能就是来自俄国。俄文里的中篇小说是 Повесть，原为“纪事”之意。十九世纪初的普希金，以至于果戈理，所写的 Повесть，很多实为短篇小说。大约从十九世纪后期起，才把短篇小说以 Рассказ 为名分裂出来，而以 Повесть 专门命名中篇小说。然而，Рассказ 和 Повесть 的界限也不甚明确，难怪即使在当时俄国，一些小说，中乎？短乎？其说不一，各称其是。

到底什么是中篇小说？顾名思义，中篇小说既不象长篇小说那样长，也不象短篇小说那样短；既不是长篇小说的缩写，也不是短篇小说的拉长；前有长篇，后有短篇，介乎中间的是中篇。既然如此，那么，中篇小说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思，字数的控制等艺术的要求方面，理应不繁不简，不多不少，不长不短，也介乎长篇短篇之间。有人说：“电影和一部结构紧密，富有戏剧性的中篇小说比较近似。”又有人说，就作品的容量和艺术的完整性来说，一部中篇小说，就是一部故事片，因此，小说改编电影，最便当的莫过于中篇小说。对于中篇小说，孙犁同志早在一九七七年就谈过自己的看法。他在《关于中篇小说》一文中谈到中篇小说“区别于短篇小说之处”时指出：

- 一，中篇小说应该极力创造典型人物。
- 二，中篇小说要向读者展示一个较完整的历史面貌。
- 三，中篇小说有可能塑造较多的人物。
- 四，中篇小说有较多的情节变化。
- 五，中篇小说的写作手法要单纯明朗。

这是中篇名作《铁木前传》的作者所讲的意见，是他多年来研究中篇范本《阿Q正传》得出的结论。除第五条“单纯明朗”之说有些疑义之外，总的看来，这是迄今比较具体也较服人的一种解释。通观我们面前的这个选本，始知孙犁同志的话言之凿凿，确可信赖。

近年来，小说创作中一个触目皆是的现象正有增无已：短篇不短；长篇太长；中篇不甘落后，动辄十多万字。在短篇小说新作中，甚至在获奖的优秀短篇小说中，字数接近或超过《阿Q正传》的不是个别现象。短篇和中篇不加限制的拉长，势必模糊短篇、中篇、长篇的界限，势必放纵作家的笔墨，结果失去控制。茅盾同志早在一九四五年就提醒作者注意控制字数，他说：“把字数多寡的条件看得重些，先求能短，也许是对症发药的。”为“长”风之不可再长，不妨狗尾续貂，在孙犁同志高见之后加上一条：

- 六，中篇小说的字数，应大体在三万以上，十万以下。

编选这本集子时，我们首先着眼于篇幅，严格地挑选那些在字数上名副其实的“中”篇小说，有意地提倡精粹的文字。海明威抡起板斧，砍掉二百多处，始得《老人与海》三万余字，这难道不也是艺术家的勇气吗？

我们当前的中篇创作，在反映现实矛盾和表现社会生活方面，其真实、深刻和情绪饱满的程度，明显地超过以往；它的时代气息和思想高度，也是百多年外国中篇小说难以比拟的。中篇小说数量之多、成就之大，代表我国新时期头几年整个文学的成就而无愧。但是，数量多不等于质量高，成就大不等于巨著出世。“文学的本质和精神不是表现在它的全部作品中，而是仅仅表现在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别林斯基选集》三卷七二八页）我们现在的中篇，还缺少出类拔萃的作品，因此，中篇创作的质量需要继续提高，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的中篇作者，倘若对“四化”缺少热情，在尖锐的现实矛盾面前躲躲闪闪，在主题思想上毫无主见和创见，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中守旧守成，或者在一些曾经流行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虚无主义哲学思潮里面找寻知音，在国外日趋衰落的“现代派”里拜师傅，那么，出类拔萃的作品断然不会出现。我呼吁评论界对一九七九年以来的中篇创作进行总结，准确指出成就和问题，提出要求和希望，把为时两年多的“中篇热”延续下去，将繁花似锦的中篇创作推向高潮。我们大有希望，我们非常自信，这本选集就是希望和信心的表现。

谨将此书献给我国孜孜不倦的中篇小说作者以及他们的读者！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

第一部

第一章

几年以前，有一个名叫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洛夫的俄国老贵族，他住在自己的一处田庄里，他的财富、显贵的门第和亲友，使他在他的领地所在的那几个省份里具有很大的势力。邻人们能够迎合他那极小的癖好就感到快乐；省里的官吏们听见他的名字就发抖；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接受人家的阿谀奉承，就像接受理所当然的献礼一般。在他家里，前来娱乐他那贵族的悠闲时光和分享他那喧闹的、有时是狂暴的作乐的宾客们，总是济济一堂。没有哪个敢于拒绝他的邀请，或者逢年过节不到波克洛甫斯柯耶村去致以应有的敬意的。在家庭生活中，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暴露出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的所有缺点。他被周围的环境娇纵惯了，他那火急的性子每一冲动和他那智力有限的头脑的每一念头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虽然他具有非凡的体力，但每星期总有两三次因为吃得太饱而受苦，他每晚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在他家里一所厢房里，养着十六个女仆，她们做一些女人常做的针线活。厢房的窗户钉有木栅栏；门是锁住的，钥匙由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保管着。这群隐居的姑娘在规定的时间内由两个老太婆监视着到花园里去散步。每隔相当时期，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就从她们中间挑选几个嫁出去，然后再找新的来代替她们。他对待农奴和仆人严厉

而且任性；但他们仍然忠于他，因为他们为自己主人的财富和名声而感到荣耀，并且他们仗着主人的有力护庇，对他们的邻人也做了不少的坏事。

特罗耶库洛夫的日常生活不外是在他的辽阔的领地上骑马，永无休止的宴会，恶作剧，而且这些恶作剧每天花样翻新，恶作剧的对象通常总是新来的客人；连老朋友也避免不了，只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布罗夫斯基一个人是例外。这个退职的近卫军中尉杜布罗夫斯基是他最近的邻居，拥有七十个农奴。在和那些达官贵人来往时都是傲慢的特罗耶库洛夫，对杜布罗夫斯基却很尊敬，虽然他的地位卑微。从前他们在军队中同过事，特罗耶库洛夫从经验中知道他的性子暴躁而且果断。环境使他们分别了很久。杜布罗夫斯基因家境衰落被迫离职，住在他仅存的一个村子里。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知道了这件事，愿意做他的保护人，但是杜布罗夫斯基谢绝了他，仍然过着虽贫而不求人的生活。几年以后，特罗耶库洛夫以陆军上将的身份退了职，回到自己的领地；他们相见之下，都很高兴。从此他们就天天在一起，从未拜访过任何人的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不拘礼节地到老朋友的简陋的房舍去做客。他们俩是同年，同样的出身，受的教育也相同，甚至他们在性格和嗜好上也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遭遇也有些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是恋爱结婚，都是早年丧妻，两个人都有一个孩子。杜布罗夫斯基的儿子在彼得堡受教育，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女儿在父亲跟前长大，特罗耶库洛夫时常对杜布罗夫斯基说：“听我说，老兄，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要是你的沃洛吉卡将来有出息，我就把玛莎嫁给他；哪怕他穷得像只秃鹰。”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总是摇摇头，回答说：“不，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我的沃洛吉卡不配做玛丽亚·吉里洛夫娜的未婚夫。像他这样的穷贵族，与其做娇生惯养的小姐的管家，倒不如娶一个穷贵族的姑娘，自己当家作主

的好。”

在傲慢的特罗耶库洛夫和他的穷邻人之间这种和睦的气氛，大家都很羡慕，并且对这位穷邻人的大胆感到惊奇，他在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饭桌上毫无顾忌地讲出自己的意见，不管是不是跟主人的意见相抵触。有些人想学他，越过了应有的恭敬的界限，但是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把他们吓成那个样子，使他们永远打消了这种念头。只有杜布罗夫斯基一个人是处在这一般的规律之外。一件偶然的事情破坏了而且改变了一切。

初秋的一天，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准备到远地去打猎，头一天就吩咐犬夫和马夫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准备停当。帐篷和厨房先到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应当用午餐的地方。主人和客人们到犬舍去参观，这里有五百多只猎犬和跑犬过着饱暖而舒适的生活，它们用狗的语言赞美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慷慨。这里设有给狗治病的医院，由军医吉莫什卡照管，有专为良种母狗生产和哺育小狗的地方。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以这所豪华的犬舍而骄傲，一有机会就在那些每人至少看过二十次的客人们面前夸耀它。他被客人们簇拥着，在军医吉莫什卡和几个主要的犬夫陪伴之下巡视着犬舍；在一些狗窝前面停一会，问问病狗的健康情况，或者严厉而公平地批评几句，或者把熟识的狗叫到跟前，跟它们亲热地谈谈。客人们认为赞扬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犬舍是他们的义务。只有杜布罗夫斯基一个人皱着眉头一声不响。他是一个热爱打猎的人。他的景况只允许他养两只猎犬和一对跑犬；看到这所排场的设备，心中不免有点嫉妒。“老兄，你干吗愁眉苦脸的？”吉里拉·彼得罗维奇问他。“是不是我的犬舍不中你的意？”——“不是的，”他严峻地回答道，“犬舍是顶好的，你的仆人未必能有像你的狗这样的生活。”有一个犬夫被激怒了。他说：“多谢上帝和老爷，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有啥说啥，甚至有的贵族要是把庄园来换这

里的随便哪个狗窝，倒是不坏。他会吃得更饱住得更暖呢。”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听到自己的仆人这几句放肆的话，放声大笑，客人们也跟着他笑起来，虽然他们觉得犬夫的玩笑对他们也同样适用。杜布罗夫斯基面色苍白了，一句话没说。这时人们给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拿来一筐刚生下来的小狗；他摆弄着小狗，挑选了两只，命令把其余的都淹死。在这当儿，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不见了，谁也没留意他。

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和客人们从犬舍回来，坐下吃晚饭，没有看见杜布罗夫斯基，这时才想起了他。仆人们回禀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回家去了。特罗耶库洛夫立即吩咐一定把他追回来。他从来出外打猎就少不了杜布罗夫斯基，杜布罗夫斯基对于猎犬的优点是一个富有经验的精确的鉴赏家，是一个各种情况的猎事争执的无误的裁判员。人们还没有起席的时候，追赶他的仆人回来了，向自己的主人回禀说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听从，他不愿意回来。照例被各种甜酒灌得暴躁的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生气了，再一次打发那个仆人去告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如果他不立即回到波克洛甫斯柯耶村来过夜，那末他特罗耶库洛夫就要和他永远绝交。仆人又骑着马去了，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从饭桌边站起来，让走了客人，就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在这儿没有。人们应声递给一封折成三角的信；吉里拉·彼得罗维奇命令秘书大声念给他听，于是他听到：

我的最仁慈的阁下：

我不愿意到波克洛甫斯柯耶去，除非您打发犬夫巴拉莫什卡来向我赔罪；罚他或者饶他都听我的便，我不愿忍受您的奴仆的嘲笑，就连您的嘲笑我也受不了，因为我不是小丑，而

是世代贵族。专此奉复。

仍然是您的恭顺的仆人

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

按照现今的礼节来看，这封信是十分无礼的，但使吉里拉·彼得罗维奇激怒的不是奇怪的措词和态度，而是它的内容。“怎么啦，”特罗耶库洛夫光着脚板从床上跳下来，大吼起来，“打发我的仆人到他那里赔礼，任凭他饶恕和惩罚！他想的倒好；他可知道他是和谁打交道？我叫他知道利害……叫他吃点苦头，他就知道和特罗耶库洛夫作对会有什么好处了！”

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穿上衣裳，像他平时那样豪华地出猎了，——但是这次打猎并不成功。整整一天只碰到一只兔子，就连这只兔子也给溜掉了。野外帐篷里的午餐也是不成功的，至少不合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口味，他打厨师，骂客人，在回家的路上，他带领全队人马故意穿过杜布罗夫斯基的田地。

过了几天，这两个邻人的敌对仍然没有和缓。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没有到波克洛甫斯柯耶村去，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看不见他就闷得慌，他高声地骂出最刺耳的话来发泄他的怨气，多亏当地贵族们的热心，这些脏话被他们加油加醋地传到杜布罗夫斯基耳眼里。一个新的情况消灭了和解的最后希望。

有一天，杜布罗夫斯基在自己的小小的领地上巡察；当他走近桦树林时，他听见砍伐的声音，过了一会，又听见倒树的声音。他赶快到桦树林去，碰见波克洛甫斯柯耶的农民正在不慌不忙地偷他的树木。他们看见他，拔腿就跑。其中有两个被杜布罗夫斯基和他的车夫捉住了，绑起来带到杜布罗夫斯基的院子里。当场抓到敌人的三匹马也当作了战利品。杜布罗夫斯基非常气愤：在这以前，特罗耶库洛夫的仆人们——这帮出名的强盗，知道他和他们

主人的交情，从来不敢在他的地界内胡闹。杜布罗夫斯基看到现在他们是趁刚发生的裂痕钻空子，他决意违反一切战争的惯例，用他们在他的林里采伐的树条教训了俘虏一顿，没收了马匹。

这件事当天就传到吉里拉·彼得罗维奇那里。他气疯了，在怒气刚上来时，他本想带领自己的奴仆去袭击吉斯杰涅甫卡（这是他邻人的村名），把它搞得片瓦无存，把地主本人囚禁在他的庄园里。这样的丰功伟业在他并不算什么稀罕。但是他很快又转了念头。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偶然往窗外一望，看见门外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从车里出来一个戴着皮制帽穿着粗呢外套的矮个子到厢房去找管家；特罗耶库洛夫认得这是陪审官沙巴士金，于是吩咐人叫他来见他。不一会儿，沙巴士金已经站在吉里拉·彼得罗维奇面前，他接二连三地鞠躬，毕恭毕敬地等待他的命令。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记不起了，”特罗耶库洛夫对他说，“你来干什么的？”

“我进城去，大人，”沙巴士金回答，“我顺便到伊凡·杰米扬诺夫这儿看看阁下可有什么吩咐。”

“你来得正好，我一时想不起你叫什么名字来了；我有事要托你。喝点沃特加再听我告诉你。”

这样亲切的款待使这个陪审官又惊又喜。他谢绝了沃特加，全神贯注地听候吉里拉·彼得罗维奇的吩咐。

“我有一个邻居，”特罗耶库洛夫说，“是一个粗暴无礼的小地主；我想把他的产业弄过来，你能给我出个主意吗？”

“大人，如果有什么证件或者……”

“胡说，老弟，哪有什么证件。有证件还说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就把产业夺过来。可是，让我想想看。这宗产业

从前是属于我们的，被一个姓什么斯皮参的买了去，后来又卖给杜布罗夫斯基的父亲。能不能在这上头找个碴儿？”

“很难，大人，这项交易大约完全依照法律手续办的。”

“想一想，老弟，好好地想个主意。”

“大人，譬如说，如果能够想办法得到您邻人占有领地的凭据或者地契什么的，那当然……”

“我懂得，难题就在这儿——他所有的证件都在失火的时候烧掉了。”

“怎么，大人，他的证件都烧掉了！这再好没有了！这么说来，您可以按法律行事，完全不用怀疑，保您十分满意。”

“当真吗？好的，可要卖点力啊。那我就指望你了，至于我的酬谢，你可以放心。”

沙巴士金几乎鞠躬到地，走了出去，从那天起，他就开始按计划行动起来，多亏他的手腕灵活，刚过两个星期，杜布罗夫斯基就接到城里的通知，叫他立刻送上有关他领有吉斯杰涅甫卡村产业权应有的说明。

这意外的查问使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大吃一惊，他当天就写了一件语气相当粗暴的复函，他在复函中说吉斯杰涅甫卡村是他父亲的遗产，依照继承权应当归他领有，与特罗耶库洛夫毫不相干，任何外人想争夺他这份私产都是诬赖和敲诈。

这封信在陪审官沙巴士金心中引起了非常愉快的印象。他看出，第一，杜布罗夫斯基对于打官司不大在行；第二，让这样性急和鲁莽的人上个大当是不难的。

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又冷静地研究了陪审官的质问，认为有更详细回答的必要。他写了一件理由相当充分，但后来才露出破绽的呈文。

诉讼开始迁延起来。相信自己有理的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

对这场官司不大介意，他既不愿意也没有可能拿出大把的钱去打点，虽然他常常嘲笑刀笔吏出卖良心，但他绝想不到他会做一个诬告的牺牲者。在特罗耶库洛夫这方面，也同样很少关心他的计谋的胜利，反正有沙巴士金替他奔走，用他的名义办事，威吓和收买法官，千方百计地曲解一切法令。不管怎样，一八……年二月九日杜布罗夫斯基接到县警察局通知，叫他出席××县法院听候他——杜布罗夫斯基中尉——和特罗耶库洛夫陆军上将之间关于田产诉讼的判决，并且签字表示满意或者不满意。当天杜布罗夫斯基就出发进城，在路上特罗耶库洛夫赶过了他。他们彼此傲慢地看了一眼，杜布罗夫斯基在敌人脸上看见了恶意的微笑。

第二章

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进了城，在一个熟识的商人家里落脚，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县法院去。谁也没有理睬他的出庭。接着吉里拉·彼得罗维奇也来了。文书站起身来，把鹅毛笔夹在耳朵上。法院的官吏们逢迎备至地迎接他，给他移近安乐椅，以表示尊敬他的官级、年纪、乃至他那魁梧的体躯；他在敞开的门旁坐下，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倚着墙站在那里，——法庭上一片沉寂，书记官开始高声地宣读判决书。

我们把判决书全文在这里发表，相信任何人都会高兴看到在俄国竟有一种方法能使我们失去自己的产业，而这产业的主权本来是我们无庸置辩地具有着的。

一八××年二月十日××县法院对于近卫军中尉安德烈·加甫里洛维奇·杜布罗夫斯基非法占有原属陆军上将言

里拉·彼得罗维奇·特罗耶库洛夫之田庄一案，业经审理，查该田庄座落××省吉斯杰涅甫卡村，共有农奴××名，并有草地和其他各种农业用地××亩。原告人陆军上将特罗耶库洛夫于一八××年×月九日呈递本院诉状一件，内称：原告亡父，即八等文官勋章获得者彼得·耶非莫维奇·特罗耶库洛夫，于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总督公署任省秘书时，由贵族出身办事员法杰依·耶戈罗维奇·斯皮参手中购得田庄一处，座落××区吉斯杰涅甫卡村，据当时户口调查，该村名为吉斯杰涅甫卡移民村，又据第四次户口调查，计具有私人财产之农奴××名、庄园、耕地、荒地、树林、草场、吉斯杰涅甫卡河渔场，此外尚有属于该田庄之一切农业用地与田主之木屋，总之，凡从其父贵族警官耶戈尔·杰连其依奇·斯皮参手中继承并取得主权之财物一概在内，并未保留农奴一名或土地半亩，议价二千五百卢布，当日于××县法院订立契约，并由其父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通过××县法院办妥一切过户手续。嗣后，其父于一七××年九月六日遽上帝旨意与世长辞，而在此期间，原告吉里拉·特罗耶库洛夫陆军少将自一七××年，他几乎尚在未成年之际，即在军队供职，且大部时间皆出征国外，是以其父之逝世与其身后所遗之财产，彼均无由知悉。现彼退职还乡，在其父所遗××等省××等县××等村包括农奴三千名之若干田庄中，发现附有农奴××名之田庄一处（据最近户口调查，该村农奴共计××名）连同田地以及各种农业用地竟为近卫军中尉安德烈·杜布罗夫斯基擅自占有，而彼并无片纸只字证明文件之根据，故特将卖主斯皮参出给其父之地契正本一纸附于状中呈递本院，请求判令被告交出非法占有之上项田庄，归由原告全权管理。至于被告在非法占有期间之一切收益，并请依法责令被告赔偿等情。